

陳
白
影
詩
集

陳
白
影
著

香 港 激 流 書 店 印 行

洪天賜教授捐贈

陳白影詩集

香港激流書店印行

陳白影詩集

H. K. \$ 0.70

著 作 者：陳 白 影

出 版 者：激 流 書 店

總 發 行：激 流 書 店

香港九龍馬頭圍道三五八號地下

印 刷 者：嶺 南 印 刷 公 司

香港西環西安里十三號

經 售 者：南洋及各地各大書局

(56P. 32K. 1-1,500. 5, 1959.)



！年三的長長了過挨，飯吃野田靠，種耕手兩靠

後記

爲了這本集子的出版，我要感謝代我寫序文的高雲君，供給紙刻畫的國基君和時時鼓勵我把這幾篇長短詩篇試行出版的老友陳煜南君。

集子是出版了，可是，留在我心懷中的却有另一種希望，那就是因了這集子的出版，在未來，我將或許會寫出更新鮮更進步的詩句。

白影

一九五五年除夕于星洲

序

高雲

讀着這一冊詩稿，我禁不住笑起來了。因為在這孤寂的生活中，可說心神偶然作了次有趣的旅行，逢着意外的奇遇，發現一條曾經以爲庸俗，其實是高尚的靈魂！在我們這個世界，知人委實不容易！

悞解是有理由的，十多年以前，我就聽朋友說過，陳白影兄詩寫得很好。可惜我始終沒有看見他的作品，傳語就被當爲飄空的風球了！別一方面，我們雖然在同一機關工作，却分開隸於了不相涉的部門。他所給我的印象，只是持重，溫厚，上級社會交際必備的那一副神氣而已！後來有一次閑談才聽他說：「空暇在家的時候，沒有什麼消遣，經常逗孩子，玩二胡。」我這才知道他也是一個寂寞的人！

從此他靈魂的秘室，就經常爲我打開了，談舊詩，說自修，埋怨買魯迅雜文集上了書商的大當等等，感謝他，也許把這個孤陋寡聞的我當成知己了吧！現在竟拿出去這一本手抄詩集：「請你寫篇序。」

我怎當得起啊？但也不能夠拒絕！爲的於慚愧之餘，我是多麼的高興；這個久像暗啞的馬來亞，忽然傳出一個瀏亮的聲音了，剛逢這一特別的時光，不讓星海的怒潮獨壯。

全集分三輯，長短兼備，莊諧並奏，從生活的記錄，看出時代的風貌，觸及歷史的脈搏；羣與己，外分而內合，這正是詩人本色！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

目錄

上輯

唱（代自序）

一

酷刑

二

歸程

三

海上

四

星星

五

小小的哀愁

七

流浪漢

八

僞裝

一〇

中輯

夜祭

一一

吹落葉兒幾多片

一二

黃昏

一三

清晨風雨

一五

小哥哥

一六

寂寞

一七

飛翔的一羣

一八

下輯

避難的田莊

二一

戰士篇

二九

柴船頭

三七

老廟祝

四〇

唱

(代自序)

這園地正在等待咱們來耕耘，
請不要再用那枝鐵尺去度量！

× × ×

既然不必往象牙塔裏鑽，
又何須追尋飄渺的抽象？

× × ×

只要拍節鏘鏘，字字響亮，
我們豈一句一句大聲地唱！

× × ×

力量要像不羈的野馬，
在萬里的沙漠中奔放！

× × ×

把這苦悶枯澀的人生，
唱出了牠美麗的春天！

酷刑

冷暖的人情，
並沒有逐一刻劃在人們的膀上；
身子像一枝無根的竹竿，
沿街心植滿了無數歪斜的日影！

× × ×

馬身上馱着笨重的皮囊，
囊裏裝滿重量數磅的文件，
再加上枷鎖和鐵鍊，

就這樣要你在枯燥的沙漠奔馳拚命！

× × ×

當淒風苦雨之夜裏

誰知道我在夢想青草充飢，

在烈日炎炎的道途中，

我哀求人們給我泉水一滴！

× × ×

看千百種不同的朱門玉戶，

掩映在無數冷暖的人情味裏！

我像一匹飽受酷刑的病馬，

沿街心植滿了無數歪斜的日影！

× × ×

歸程

把一天的疲勞付託給巴士車，

塵土風沙，吹撲你就要昏睡的臉，

耳邊聽着千百種聲調在喧囂！

× × ×

千百種不同的希望，

欺騙着每一個沉重的心窩，

告訴你今天完了還有明天！

× × ×

黃昏露出了陰沉的笑臉，

他已吞蝕了這罪惡的一天，

吞蝕了後面逐漸消失的歸程！

海上

海上浮起了千萬的白色浪濤，

海鷗翩翩地上下優遊，

蘇門答臘海面瞧不見故國的秋！

× × ×

聽說昨夜的風已來自東北，
晴朗的太空也好像有點擔憂，
今天海面上望不見胆小的漁舟！

× × ×

落日浸着如夢的遠山，
惡劣的鄉思深鎖在沉悶的船窗裏，
蘇門答臘海面依然瞧不見故國的秋！

× × ×

星 星

在英得其利河，
沉靜的中流，
我曾仰望星星。

× × ×

在亞逸斗哇的原野，

孤寂的草棚，

我依戀着星星。

× × ×

在金馬崙的高原，

寒冷的夜裏，

我歌詠着星星。

× × ×

在生活的牢獄，

腐濕的牆腳，

我憧憬着星星。

× × ×

如今歸來，

我仍不忘那兒，那邊，
同是熱愛星星的人們！

小小的哀愁

孩子們愛看牛羣，

牛羣歸來了，

黃昏裏，

細雨霏霏！

× × ×

「一隻，二隻……。」

孩子們笑着，數着。

「水牛，黃牛……。」

孩子們指着嚷着。

× × ×

留下了離羣小黃牛一隻，
她走來走去，低徊悲鳴，

黃昏裏，

細雨霏霏！

× × ×

上燈時候，

秋兒懷着她小小的哀愁，

靠着床沿低聲問：

「媽，小黃牛今晚到那裏睡呢？」

流浪漢

是那一艘船兒載你遠離家鄉？

是什麼時候？那一年？那一天？
你開始了遍身塵垢，到處流浪！

×

×

×

你忘記了年齡，生日，姓氏，
連家鄉的名稱，省份，也記不起，
更弄不清這流浪，在什麼時候開始！

×

×

×

你說你沒有家鄉，
你說你沒有爺娘，

你呀！你沒有兄弟，姐妹，朋友一切一切的人！

×

×

×

這世界把你看作另外的一種人，
你的來歷並不漂亮堂皇，

你畢竟是一個極不平凡的流浪漢！

偽裝

是行屍，粉飾上迷人的衣裳，

虛偽的服裝有時會變得蛇一般妖艷，

還有那舌尖上的毒液，

聽說牠有檀木的異香。

× × ×

豺狼在森林裏怒號，

爲了配合你的偽裝，

你騙說是夜鶯在歌唱，

這是不是把毒草當丁香？

× × ×

明知遍野已是創傷，

還把牠當成繁華的劇場，

不真純的情感豈能充藥丸，
誰說憑偽裝可以醫治宇宙的缺憾？

夜祭

是何人說我沉醉在百尺樓頭？
月西沉，我要寄你無限的鄉愁，
其實我何曾有沉醉呢？
我要寄你以赤道上的煩憂！

X X X

你真沒忘記那個「救」字，
把聖典傳遍給沉淪的宇宙，
什麼時候那慧星是墜落了，
他低嘆地球腹下已在燃燒！

X X X

蝴蝶飄翔五彩的錦衣，
夜夢帶來了一個人生之謎，
是鷄鳴還須調和着酒意，
在五更，我默默向你遙祭！

吹落葉兒幾多片

昨夜西北風，

吹落葉兒幾多片？

推窗細看，

冷清清的小巷裏，

一個老婦人，

彎着腰兒掃落葉。

× × ×

枯黃的落葉，

撩起了無限鄉愁，
給我無限的惆悵。
幾次淡淡的夢中，
夢見了故國秋天，
伴着耕牛和牧童，
踏遍半山紅葉，
笑數天際歸鴉——
一點，二點……。

× × ×

昨夜西北風，
吹起了漫長的回憶——
一年，二年……。

黃昏

新月一鉤，

在天邊竊笑，

笑晚風無力，

笑你詩情怠倦，

不再留意刻畫，

世間多少不幸，憤怨！

×

×

×

疏星幾點，

掛樹梢低嘆，

嘆夕陽已墜，

嘆你詩興消沉，

怎就丟了筆兒，

不寫，不唱？

清晨風雨

大清早吹起了風，

蕭條的野外，

風儘量地吹，吹、

喚醒了沉睡的人，

驚散對岸樹梢——

巢裏的雀兒，

一羣羣惆啾飛散！

×

×

×

大清早灑下了雨，

迷濛的天空，

雨不斷地下，下，

洗去了地面的污穢，

冷落的馬路上——
上工的行人，
三兩兩匆忙趕程！

小哥哥

小哥哥，
你爲什麼一聲不響，
讓雨點把你的單衣滴透，
無語的哀愁掛在眉梢，
橙黃的街燈照着寂寥！

× × ×

六月裏赤道的夜風，
吹得你頭髮蓬鬆，
吹你年青的胸膛，

你的胸膛在起伏，
熱血正在胸裏奔湧！

× × ×

小哥哥，
你不該一聲不響，
你要撕下眉角的哀愁，
年青的人呀！
你要發奮，奮鬥！

寂寞

池面的波紋，
襯着晚風在低嘆，
遠處是一片牧馬的平原，
伴着幾段殘缺的石碑，

寫盡了歷代的興亡！

x x x

回憶的深淵，

好像有許多魚兒在跳躍

暮鴉伴着落日歸去了，

我在池邊拾起——

寂寞的枯葉一片！

飛翔的一群

迎着旭日東昇，

你們這飛翔的一羣，

在自由的天空，

自由飛翔！

x x x

你們眼下的山川，
你們眼下的森林，
你們眼下的江河，
你們眼下的村莊，
是不是寧靜不變？
有沒有冒着烽烟？

× × ×

傷心啊！烽烟，
烽烟下的牛羊失了羣，
烽烟下的厝屋，
斷壁敗垣，
沒有一間殘存。
烽烟下的田園，
失去了收成，

幾年前……烽烟裏，
死亡殆盡！

× × ×

請不要回顧吧！

你們這飛翔的一羣！

你們會高飛，

你們將遠引，

你們如果飛過了

東南亞灣的原野，

看一看那兒的，

山川，森林，江河和村莊，

是不是寧靜不變？

有沒有冒着烽烟？

避難的田莊

(一)

把一片荒蕪的山野，
用力量闢成可愛的田莊，
千萬點金子一般的穀粒，
烈陽下驕傲地閃光！
我們的田莊在樹林邊，
山溪載着流水，
流向遙遠的天涯，
椰葉迎着風，
飄飄起舞，
這一羣煩惱的避難者呀！
田莊是我們避難的天堂！

(二)

時間像一條漫長的線條，

期望總是無際無邊，

太空的白雲，

駛去了幾個夏天，

夜裡我們懷念家鄉，

夢那些或生或死的人們，

白天大家在田裏工作，

汗水點點滴落在稻根，

汗水要在綠葉下，

結成一串串穀粒，

讓大家笑一次收成的丰盈！

(三)

仇恨已經結巢在心窩，

赤手空拳，

可還堅持着一個希望，

鴿子不會爲我們傳音訊，

「咕……咕……」的喚奈何！

如今是罪惡泛濫的時代呀！

被毒害的一羣，

誰甘心呀！

蟄伏在這沉寂的田莊！

(四)

沒有日曆的田莊，

讓種子的播種和收成，

一度度記錄着——

時間的日程！

友情像一大鍋赤砂糖，

融接着每一個人的心窩，
合作的鎖鍊，

繫住了你我的安全，

一個心——

一個親愛的赤心呀！

要我們對住現實互相依戀！

(五)

人人都忘不了那一年，

生命在世上失去了價值，

在一個城市裏，

活生生屠殺了千人萬人，

上帝雖然把人類造得一樣，

有的却比螞蟻還要不值錢，

這故事將永不被遺忘，

在陽光下將顯得更光亮！

(六)

起初人人卻掛着一張苦臉，
爲妻兒憂傷，
爲未來彷徨，
世界好像在迷濛的霧中，
早就絕了緣，
單只隔了一條水，
外面是鬼子的天羅地網，
後來大家都明白要等待，
時間在孵育着的，
光明的希望！

(七)

有一夜天空突然變了樣，

胭脂塗抹了遙遠的一邊，

沉重的空雷，

趕去了大家的睡眠，

興奮使人下眼淚，

希望又像草兒在春天萌芽，

露水濕了我們的衣裳，

我們呼出了那地名「所羅門」！

我們在期待，

期待那更大的異樣！

(八)

晨早在田裡，

丟下了那張苦臉，

沒有失眠的疲倦，

每個心都亮晶晶，

期待着自由的來到，

這一羣呀！

一羣衣衫襤褸的囚犯，

靠田野耕種，

靠雙手吃飯，

挨過了長長的三年！

（九）

三年的田莊，

已穿上了美麗的衣裳，

有牧場，茅舍，穀田，

還有池水清清的小塘，

野花在池塘邊，

噴着晚香，

在每一個日落黃昏，

你要對這幽美的田莊，

依依愛戀！

她好像一位年青的村姑娘！

(十)

記得有一天，

我們終於離開了心愛的田莊，

我們笑着流眼淚，

我們流着眼淚笑，

我們像離開了自己的家鄉，

啊！那稻田，那茅舍，

那池塘，那些野花的香，

那飄渺的白雲呀！

還有常和我們親近的印尼孩子呢，

將永遠，永遠地——

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爲追念淪陷時期避難印尼三載而作

戰士篇

上

西風起時，他回歸到家鄉，

昔年碧油油的田野，

於今變得滿眼荒涼，

看初秋夕照伴着敗垣衰草，

再也見不到慈娘和相識的父老，

多年的流浪，這兒存的多是陌生人，

讓西風吹落他的眼淚，

讓黃昏撫摩着他的彷徨，

他站在廟前石階下，

悄然默默地想：

「古來英雄，是不是都這般寂寞？」

風吹着河邊枯乾的落葉，

落葉也在低嘆！

中

有誰記得當年雄偉的號角？

有誰戀慕戰士英勇的容顏？

憧憬着人類崇高的意志，

他拋下家鄉，衰老的慈娘，

踏上征程，熱血滿腔，

要學立功邊疆的班定遠，

也不向宋代的岳飛低頭，

他把死看得和活一樣平常，
記得揮淚相送的是慈娘：

「死生不要把老娘念！」

她的臨別贈言，語短意長，

一句一淚，倚着簾杖！

× × ×

從此生活寄託在前線，

他踏遍了大江南北，

受傷於湘江戰場，

最後他被戰神驅役到邊疆，

聽慣了受傷戰馬的慘號，

黑夜裡伙伴臨死的呻吟，

看慣炮火把四週迫得轟動，

機關槍來自無情的蒼天！

×

×

×

戰鬥的神經把他控制了，

子彈的飛嘯有如夜雨，

野炮的怒號好像春雷

衝的槍尖上，有淒厲的慘叫，

他瘋狂……瘋狂……。

戰爭已像他的搖籃，

就躺着讓牠搖盪，搖盪，

「什麼時候天亮呢？」

有時他像失眠者痛苦地呼喊！

×

×

×

有一次聞說家鄉已淪陷，

有一次夢見白髮的娘，

娘是比前更消瘦，

娘是比前更悲怨，
想家裏早已變了樣，
醒來時四面黑暗，
被包圍，絕糧已三天！

×

×

×

他從生鬥到死，
又從死裏爭得到生，
八年的磨煉，

把他搥得像鋼鐵一般強，

指揮的人曾告訴他：

「我們爲的是真理和正義，

勝利時我們將重新爭回美麗的家鄉！」

×

×

×

啊！最痛苦的莫如他的家鄉，

那裏已經盤踞着可恨的敵人，
那裏有惡獸橫行，
那裏有以強凌弱，
卑劣的罪行充滿了溝渠，
雖然春天的稻田是那麽秀麗，
秋收的穀子是那麽豐盈，
可是當不住這些罪惡，
整個家鄉早已殘破，
有如久經疾病的老翁！

下

他畢竟回歸家鄉，
所經過的盡是百孔千創，
一切真的都變了樣，

一切都違背了他的期望，理想！
沒有人像出發時向他歌頌，讚賞，
所見到的是一張張哀愁的苦臉，
他熱烈的心情變成冰冷的石片，
他想：

「宇宙間如果沒有了欺騙，

人類從此便斷絕了憂患，

再不要把生命向着幻滅擲，

幻滅裏並沒有人撫慰你的創傷！」

×

×

×

可憐的是戰場上的白骨，

繞湘江，

那一條幽靈不會念念家鄉，

他們的親娘多死亡，

他們的妻兒多流散，

屋倒牆崩，

當年美麗的田園，

而今是狐狸的投宿處，

而這破碎的家鄉，

又將淪爲另一個戰場，

如果幽靈有知，

將會日夜悲號，作不平的叫囂，

人類的本性爲什麼這麼卑劣，

堅要地球朝着滅亡轉！

×

×

×

他的家鄉比前更悲慘，

何曾有恢復牠的美麗，

何曾有剷除去了罪惡，

戰士心頭憤怒之火呀！

像火山爆發，

岩漿噴流，

噴吧，

噴不完！

柴船頭

這裏我曾消磨了我的童年，
算起來已過了三十個春天，

當年河面上的紅頭柴船，

潮退時像隻大肚子青蛙，

伏在河床爛泥裡納涼！

潮漲時沒有了爛泥的臭味，

河面披上了一幅輕柔的青巾，

赤着身子的孩兒羣，
爬到船尾趕向河裡跳，
一個個都要洗滌去，
從屋裏帶出來的污穢和骯髒！

× × ×

岸上吹着鹹魚的腥風，
岸上的樓房密得像鴿子籠，
人就和貨物一般地，
拚命往那些樓房裏鑽，
一層樓隔成六七間房子，
住上幾個家庭幾十人，
半夜裏孩子的哭聲，
擾起夢囈者的叫喊，
還有大烟的氣味，

滲着陰溝的惡味道，

隨夜風——

逐個窗兒吹送！

×

×

×

白天裏男人女人個個忙，

女人在屋裏洗衣燒飯，

男人回來大都在晚上，

晚上的屋內真夠熱鬧，

孩子啼哭，

男人爭吵，

還有女人的咀咒和咆哮，

有人更避往街上去閒散，

陳聖王後聽講古，

香烟攤前談家鄉，

這些，這些……，

湊成一個當年熱鬧的柴頭柴！

× × ×

這裏我曾消磨了我的童年，

今夜裏我徘徊不去，

漫步在這堆滿柴枝的河邊，

像在憑吊冗長的舊夢！

歲月帶給人們的，

不是那些歡悅的希望，

是一連串悲苦的創傷！

你看一個個沉黑的窗子裡，

一家家光景依稀像當年，

只有是家山上童年的新月，

依舊淡淡斜照着——

河裏一排排的空船！

老廟祝

誰不知道他今年六十幾歲，
夜半更深，還要冲個冷水涼，
夜夜圍牆裏都濺起水聲，
好奇心使我踏着月光去偷看，
看一個上了年紀的老頭子，
在水井邊，
用井水冲着他壯健的胸膛！

x x x

咕……咕……。

早晨的太陽還沒爬上山，
鴿子羣開始在窠裏唱。

我住的是簡陋的鄉村學堂，

隔壁兒便是「玄天上帝」古廟一間，

廟後一片荒涼的土山。

老廟祝，他大清早就起身，

打水，砍柴，燒香，

他天天服侍這古老的神廟，

多年來，從沒病倒，也不間斷，

廟後山上雖然手植了許多青草，

可是他說這是爲了治病救人，

絕不是爲着自己打算。

× × ×

咕……咕……。

黃昏的太陽下了山，

鴿子羣又聚在屋簷上，

孩子們都回家去啦，

靜寂寂的空氣從此充滿學堂，

這時候，拿着大烟筒的

老廟祝 總愛來在煤油燈下聊天，

他曾談過一段事跡古老而悽愴，

有的人會說他近乎荒唐，

有的人也會讚他幾句可憐！

×

×

×

他說：

「是在離今約莫幾十年前，

爲了家貧，迫得他坐了帆船來過番，

別了鄉間曾有密誓的愛人，

那娘子生得美麗又端莊，

他約她要等待，待一個

衣錦榮歸的團圓。

誰知一年一年過去了，

他在番邦的消息終是杳然，

封建的家庭要那娘子去嫁，

爲守信約，她自盡在迫嫁的壓力前，

十年後我們的廟祝畢竟歸了鄉，

這悲慘的故事真夠他心傷，

怨恨與失望要他的人生轉變，

掉下眼淚，他悄悄又拋棄家鄉。

二十年來把精神寄託在神案前，

不上城市，不結人緣，

古廟裏，住的是這獨身漢一人，

年紀老了，這哀史談起來仍會使他黯然！

x

x

x

奇的是他身體真夠健康，

半夜裏總要起來沖個涼，

說是兒時愛到家鄉山窩裏去，

捉到山鷓鴣，烤熟拿去當小點，

從那時起，無疾無病過了幾十年。

你說這些話又會不會近乎荒唐？

10p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0.70